

MAR 24 1943

斯文

半月刊

第一卷第十一期目錄

論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要籍

談牛津導師制度

讀宋詩精華錄

與某公論地方行政區劃書

西康甘孜行記

★
★
★
★

文錄

詞錄

殷孟倫

王繩祖

程會昌

周蔭棠

柯象峯

曾緘

沈祖棻

金陵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主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論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要籍

殷孟倫 石 履

昔本師靳春黃君嘗徇學者之請，于治中國語言文字學書目，口爲舉似，凡廿餘種，豁然確斯，難除煩穢，諒足爲是學矩矱。竊以從游之日，依承緒論，十年以來，資爲抽繹。黃君云：祖，饒遠五載，清芬如接，奉手猶前，孔卓願歸，彌以永媿。適以主講及此，頗事搜討，爰本黃君生平講學宗旨，彙錄所聞，相得比敘，依隱舊目，益附新知，苟在同好，儻塵觀聽。雖顛微立極，有謝于高賢，而守約持博，庶會乎通理。若曰寸札弱翰，可以盡其蘊，則吾豈敢？

言中國語言文字學之書目者，自謝啓昆小學考而後，逮于時賢著錄，其纂輯詳矣。然承學講習，要當以植本根，辨方類爲先。且簡冊浩穢，貴能別擇，擇焉而精，功沿靡漸，高明光大之域，蓋未有不因而造躋之。茲所論列，以其主者建始，次之詮釋勘校之書，其所從而爲用者，則廁諸篇末。

所諸主者，準則有三：其書著于竹帛流傳迄今者一也。其書首尾皆備，本非斷爛者者二也。其書條理縝著，有倫有脊者三也。總此三事，其書不過十數，而此十數，卽斯學之深

寶。然其中復有經界。其以時相次者：則一爾雅，二小爾雅，三方言，四說文，五釋名，六廣雅，七玉篇，八廣韻，九集韻，十類篇。凡此十書，前六爲主，後四爲賓。玉篇出六朝人，去古來遠，廣韻多本切韻，則賓中之主。集韻，類篇，較爲後出，則賓中之賓。其以類相從者：則以爾雅，小爾雅，廣韻爲一族。爾雅之書，實依他起，必附諸經籍，其始始顯，反之則無所用，故自爲一族。廣云，小云，其義易見。以方言爲一族。方言者，揚子雲所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之滄稱也。其言絕代則古今異，其言別國則南北殊，時地相量，緣遠成差，雖從橫勢絕，酌理斯通。故方言之作，卽以之而爲滄台，南北之是非，古今之通塞，胥由是而後知。其廣韻，集韻之準音部類，分別不紊，又以方言爲之祖禰，以說文爲一族。三書，凡將，訓纂，急就之流，古人本以施教僮蒙，識字誦書，斯居其要。顧其體不備，無以宏用。且諸書自說文采掇，多從亡佚，存者蓋鮮。（今惟急就獨全存耳。）然則汲冢所作，允爲亙古，而其餘例亦最稱美善，故以之爲一族。玉篇，類篇，雖以成書

。又其支與流裔也。以釋名爲一族。字義起于字音。楊泉物理
論述四字。已著其端。訖於宋代。若王觀國。《學林》張世南。

《游宦記聞九》王聖美。《見夢溪筆記十四》之流。均標新旨。

嗣趙撝謙所著。亦以聲爲主。《見麓堂詩話》清儒抗志希古。游
心於此者益衆。故以聲音貫穿形。訓。其書多有。下述今茲。
詰闡益密。《如儀徵劉君左齋集有字義起于字音說三篇。原字
音篇上下。古韻同部之字義多相近說一篇。近人爲古文說在訓
推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卽本劉說而申論之。同門廣濟劉君博
平爲古聲同紐之字義多相近說。則又補左齋之所未及也。《至
謂古無訓詁。聲音卽訓詁者。斯通人之論也。朱駿聲之注說文
。乃名其書曰通訓定聲。而有聲訓一說。是知聲音。形。訓。
卽一卽三矣。劉熙釋名以聲爲訓。推源文字制作之本。下歸來
業。故以之爲一族。其權之以輕重者。則一說文。二爾雅。三
方言。四釋名。楊樞而言。爾雅本以翼經。雖經不可以言用。
然不附麗之於說文。其爲用亦無由著。此如根本枝葉之喻。方
言。釋名。雖以聲訓。其解說條理。曾不若說文之周且至也。
故其聲音之流馳。形訓之相摺。皆必於說文中取證。以決所從
違。是說文者。實主中之主也。其審匪獨爾跨前者。後來有作

。殊難方軌。請陳三事。徵明其故。一曰。編次排比。異於字典
也。《字典自是專名。今則概以泛稱一切字書矣。》文字書法。有
筆意者。有筆勢者。自古文籀篆。以更隸楷。筆意寢失。其結
體嬗變。多趣筆勢。波磔敷布。足耀觀賞而已。於是意之與勢
。不相冥契。終於制作之旨。剝散無存。說文籀篆體以爲系聯
。但取筆意。自與字典之以楷法點畫繁簡爲後先者。不可比論
。《玉篇以者字隸老部。已有此病。而字典爲尤甚。然今人之
爲字書。其破壞形體。苟趨簡易。繆言便俗。實等虺養者。此
則尙不足以據字典。何論玉篇。斯春黃君六祝齋日記論字書編
制。別古今之作。以爲五類。謂字之分部。斷當一從說文。以
者紛紜。此見甚卓。》許君書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
天地。化成萬物。又曰。亥而生子。復從一始。其嚴標可知已
。一曰。據形分部。兆端說文也。三蒼急就本教學僅佔畢。或
以韻語綴屬。宜便誦誦。字例之條。未遑草帖。擬於近世。其
雜字歌括之選。說文區其書爲五百四十部。前後第次。兼有義
例。所謂分別部居。不相雜亂也。一曰。說文經籍。相互發明
也。金壇段玉裁氏嘗謂。《昔京原師之言。僕之學。不外以字考
經。以經考字。余之注說文解字也。蓋竊取此二語而已。》是

故欲通羣籍，必先爛於許書，如戴段之說，可謂昭哲。然經籍文字，有不見說文者，其數以數百計。說文所錄，有不見經籍者，其數亦以數百計。（鄧珍有說文逸字考三卷，李楨有說文逸字辯證二卷，張鳴珂有說文佚字考四卷，王廷鼎有說文逸字輯說四卷，雷浚有說文外編十五卷，補遺一卷。）金石龜甲文字，亦多不見說文，而禮經古文，周官故書，陳倉石鼓之倫，說文皆有遺漏，自可即以採取，裨補一二。（《禮石經雖出說文之後，亦有可以補說文者。》說文所以與經籍相異，以俗殊世變，故文字聲音，致有不齊，不齊故文字體異而實同者滋多，蓋多故不能必其盡當於理。如是，同經三古遺文，哀聚成篇，要取當理者近是，奚獨疑其放失？（莫友芝說文逸字後序云：夫許君取諸經傳古文，史籀大篆，鄒國鼎彝，合會讀下十四篇，采通人，依秦篆，傳漢制，以爲此書，主明字例之條，匪鄉壁虛造不可知，不謬於史籀孔氏，非舉漢秦前文字，一皆備錄，亦謂羣書所載，略存云耳。其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者，核之往往不具，長卿子國經無傳，偶一二見釋文，正義，即許所漏，詩專取毛而略三家，故收三家字少。即毛本古字，亦有不盡收者。禮古

四

今文率收古道今，周官須有舍故書而收杜子春改讀者，春秋古本不可知，魏石經遺字，略見三，甚合於古，而許闕如。倉頡，凡將，時見他引散句，亦尙遺落，其他未由舉核，計亦當然。故自經師異文，先秦諸子，傳記百家之書，降及史遷班固子雲相如，能識古文奇字，通儒所爲文筆詞賦，有裨文字足記錄者，知無不入網羅，亦不能無放失，段君所撰尙書異文，謂許君一人之書，不能盡天下之字，誠通論也。按莫說甚允。乃或以許書爲漏略，遂爾以寒開渺見之句，用其私智，小慧，橫加非議，僥矣。雖然，許書說解之有譌繆，何也？此亦蔽於當日世儒之說，不足以爲瑕類。許君之世，說文字者，已競於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之妄，故不惜爲辭以闢。其成書具解，據其序曰：『博采通人，至於小大。』明其作非苟而已矣。不則適如當日俗儒所謂蹈危踵覆，奮其私取，鄉壁虛造之議，將何以端視聽而曉學者。其釋干支之文，屢以識緯家言，殆其時代爲之歟？（朱駿聲有云，嘗謂說文解字一書，功不在禹下，惟餘枝廿二文，許君因仍舊說，膠據緯書，類皆穿鑿傳會，然其別附五百四十部之末，意仍有未安也。倘得有考文之責者，釐而正之，庶叔重歷劫不磨之書，不至以小疵累大醇云。）總之

許書啓開門戶。其隱括有條例，誠如顏黃門所稱者。後賢續述，何以尙茲焉！且其書之與經籍，雖相爲出人，而所載文字，形聲交貫，咸相關發。他未之有。其經籍文字，形遷義流，又非微之說文，莫獲明厥由來。於其變也。苟求之許書，雖其

體千變，而精神脈絡，仍不離其宗主。蓋其系統分明，綱領昭暢，洵斯學之鈐鍵。卽謂以說文爲之權度，夫誰曰不宜？誠知說文，則爾雅、方言、釋名三者，高下在心，隨所取策，揮臂游行之樂，當無不可得之者也。

(未完)

談 牛 津 導 師 制 度

王繩祖

導師制度者，牛津教育之特殊設施也。歐洲最古大學，曰卜羅諾 Bologna 與巴黎。牛津創辦之初，卽模倣巴黎。然而卜羅諾巴黎兩大學，均無導師制度。導師一詞，英語曰 Tutor。考諸牛津文獻，一四〇〇年牛津新學院 New College 稱之曰 Informator。十六世紀 Brasenose 學院，始採用導師名稱。所謂「導師」，係一個學院聘請之教師，對其學院之學生，教育上下以特別之注意而已。「學院」直可謂之學生宿舍。同學院之學生，不必同科。此與我國之文學院理學院名稱，含義不同也。

研究生而外，大學本科之學生，分爲兩種，一曰 Honour School，一曰 Pass school。前者專攻一科，後者略習普通常識。凡有志深造之青年，無不欲進入 Honour School。此

制始行於一八〇〇年，迄今則 Honour School 人數日增，

Pass School 不欠終歸淘汰。本科學生入校，必經入學考試，且須加入某學院後，方可取得大學學員之資格。既入校，學院當局，爲之支配導師。每個學生例有一指導行爲之導師，及一指導課程之導師。如習歷史者，卽分配於本學院某歷史教員，或所習科目，本學院無人可充導師，則爲之聘任另一學院導師擔任之。而導師大多數則爲本校畢業中之高材生。 Honour School 肄業期間，多則四年，少則三年。僅有兩次考試，一爲 First Public Examination，大概在入校一年後舉行。一爲 Second Public Examination 係最後畢業考試。平時無月考季考。畢業考試，有規定課程。導師就三年時間，爲導生按排習學之次序。每個導師，有導生四五人至一二十人。例導師命

導生於一禮拜中，閱讀若干書籍，予一習題，作一短文。就其所寫文字，與之討論，個別指導。學科講演，由教授，副教授，講師擔任，導師不必擔任此職務。學生聽講，任其自便。導師告以可往聽某人講演某課，而不強勉。或謂聽講學生，多係二三等學生，一等學生，天才卓越，專心自修，不屑聽講。四等學生，心思外騖，懶於聽講。畢業考試，發榜揭曉，分列等第。名居一等等者，視為終身之榮，社會上亦極重視之。考試員評閱考卷，非常認真。一等等生，寧缺毋濫。非按 *Normal Curve* 一班上必有百分之幾列入一等等也。

畢業考試，分筆試口試。筆試約有六七日，每年六月中舉行。口試在筆試之後，為短時間之談話。筆試各門，有指定必讀書籍，載在考試章程之內。導生從導師處，研習已久，且有歷屆考題為之參考。此類必讀書籍，以原料為主，如習憲法史，則注意憲章法案等史料。以近代史一科而論，一九三九年，本科學生，約四百餘名，全校歷史導師，有七十人左右。待位生如欲取得一二等地位，於畢業考試時，須選科目九種。英國通史佔三場，英國某期憲法史一場，歐洲通史中之某段佔一場，歷史常識一場，政治學一場，法德意西四種文字翻譯，任選

考一種，專題研究有十四項，選考一項，九門中有一門不及格，即不得畢業。歷史科目偏重本國史，而忽略歐洲史。H.A.L. Fisher 教授曾作此評語。大學本科學生不全由中學升來者，少數已在英美其他大學畢業，自願再受一次訓練。或已在本校某學科畢業，而轉入另一學科，以宏其造究。故畢業考試競爭之烈，可想而知。

管理方面，指導行為之導師，居於監督地位。學生犯學院規程者，如晚間遲返宿舍，必須罰金。未經告假而在外夜宿者，照例開除，街上時見有舍監與其爪牙，往來巡邏，偵緝學生有無出入酒舖 *Public house* 或作邪行。導師對其所指導導生之行為負有糾正之責任，至於思想，則被指導之學生有絕對之自由。導師為一信新教之自由黨黨員，而導生可為一無神派之共產黨。導師不能為導生思想負責任，亦不強導生捨己而從彼之思想信仰。蓋英國為一民主國家。思想與信仰自由，為立國之基本精神，非集權國家思想一尊之可比。

牛津導師制度之優點，在能發展學生之個性，少上班聽講，而多有餘暇，閱讀書籍，使知學問是從思考勤讀得來，非圖念講義記講演而已。考試嚴格，且時有導師督促，自不敢偷懶

浪費時光。導師處於指導地位，而不妨礙學生個性發展。平日研習，着重原料書籍，養成學生獨自研究之精神。吾人知文化進步，胥爲少數富有創造能力者及具有天才而努力者所陶鑄。大學教育，爲人才教育。在學術上思想上，宜予學生以充分發展個性之機會。牛津學生不僅與導師接觸而已。學院中之團體生活，亦極有興趣。學生來自世界各處，彼此交談，見聞日

讀『宋詩精華錄』

『宋詩精華錄』，石遺老人評點，商務印書館出版。老人光宣儒林鉅子，四部之學，靡不貫綜，平生著書，無慮百卷，而詩若詩話尤勝。蓋與波庵，散原齊名，世所稱閩贛派三陳是也。晚年息影吳門，鈔書不輟。本書序作於丁丑初夏，未幾老人即返道山。逮此書七月中印就，八月中發售，老人已不及見，殆其生前最後版行之作。蒙以七七事變前在京購得，皖，湘，康，蜀，三年展轉，行篋之中，每以自隨，誦習既久，謹以所知，就本書略發其蘊，著於篇。至老人平生論旨大凡，具載『詩話』，『續詩話』，『談藝錄』。其書行世已久，不更類及云。

廣學院課堂而外，圖書館，博物院，戲院，近在咫尺，而皆富有教育之性質。Rashdall於所著『中古大學』論大學最重要之功用有二：一供給入數年或終身研究學問之環境。二便在此求學期內，教員與教員，教員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彼此有接觸之機會。（原書第三卷四六三頁）牛津之導師制度與其環境，誠足以發揮此兩項功用也。

程會昌

書分四卷，首冠自序。卷一之前，更有小引。餘三卷則無之。共選一二九家，詩六九一首。每家均有小傳，詩多加評語圈點。其選錄大旨，由上述資料可以窺見者，約有數端，茲述如次，此老人對於宋詩之『晚年定論』，要有足供吾人之參證者也。

一曰關於唐宋正閏之意見。序首引孟子，詩序所稱殷武丁，周宣王中興事，而繼之曰：『其事雖大，可以喻小。詩文之中興，何莫不然。清袁簡齋，文人之善誼而基辯者也。有數人論詩，分茅設藉，爭唐宋之正閏，實於簡齋。簡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國祚僅三百年耳。不然，趙宋時代

猶是唐也」由斯以談，唐諸大家，譬如殷之伊尹、仲虺、伊陟、巫咸，周之周公、太公、召公、散宜生，南宮适。宋諸大家，譬如殷之甘盤、傅說，周之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矣。」詳老人之意，於唐宋分疆，未加抑揚其間，實持平之至論。大較言之：吾國歌詩，自兩京風骨，逸步莫追，逮陳隋之廢，而唐詩以興。唐詩，主情者也。而情極於唐。及溫、韋之蕩，而宋詩以出。宋詩，主意者也。而意盡於宋。後有作者，文質遞嬗，固罔能自外。然拘虛之論，迄於近代，出主入奴，少白多黑者，亦所多有。雖微尙專必苟同，而風會要自未達。若老人之說，可謂通識。吳孟舉云：「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宋詩鈔序）雖就宋立言，與老人若合符契矣。

二曰關於所謂「精華」之界說。序繼引諸經論樂之言以喻詩，以爲：「聲音之道，由細而大。……土、木與石，皆聲音之細者。若琴、瑟、下管、鼗鼓、笙、鏞，則絲、竹、金、革，悠揚、鏗鏘、鏗鏘，皆聞音之由細而大者也。……故長篇歌詩，悠揚、鏗鏘、鏗鏘者固多，而不無沈鬱頓挫處，則土、木之聲也。然如近賢之祿唐宗宋，所響徐仲車、薛浪語諸家，在八

八

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無絲、竹、金、革，焉爲命爲「律和聲」。「八音克諧」哉？其結論謂：「故本鄙見以錄宋詩，竊謂宋詩精神，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老人於所謂「精華」之界說蓋如此。故入選者，律絕占十之七八，古體僅十之二三。古體之中，長者尤少。卽此少數短古之中，且頗以「詞費」爲言。持摭所及，名家不免。如評蘇子美「滄浪亭」云：「案此詩未免詞費，使少陵、昌黎爲之，必多層折而無長語。」「漢陵行」、「山石」，可參看也。」評梅聖俞「范饒州座中客語食河豚魚」云：「此詩絕佳者，實只首四句。餘皆詞費。然所謂探驪得珠。其餘鱗爪之而，聽之而已。」（已上卷壹）評王介甫「哭梅聖俞」云：「起二語探驪得珠，全題在握。入後不但詞費，大覺外重內輕矣。」（卷貳）評樓大防「石門洞」，「大瀧湫」二首云：「有佳句，如尙覺詞費。」（卷叁）餘如論蘇子瞻「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一首「僅有一二名句」，「自金山放船至焦山」一首「後半用意平常」，（卷貳）皆卽「詞費」之意。則「徐、仲車有「大河上天章公願子敦」五古一首，長數千字，冗長不錄。」（卷叁）無怪其然矣。觀其所由，亦自有故。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歌詠所興，自生民始。然勝

語直尋。談何容易？唐人以情替漢、魏之骨，宋人以意奪唐人之情、勢也。浸假而以議論入詩。夫議論則不免於委曲，委曲則不免於冗長。長語非律絕所任，此逮宋而古詩愈夥也。其極至字句不蒼，而文采之妙無徵；節奏不均，而聲調之美遂闕。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長，時流或寶砒砒，多士奉爲圭臬。張廣雅「江西魔派不堪吟」（過蕪湖弔袁濶）之句，蓋遠承元遺山「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西江社裏人。」（論詩絕句）而加厲者。老人之托喻敵、筌，多錄律、絕，蒙竊以爲殆所以救時人學宋之弊焉。

三曰關於宋詩分期之說明。卷一小引云：「案此錄亦略如唐詩，分初、盛、中、晚。吾鄉嚴滄浪、高輿籍之說，無可非議者也。天道無數十年不變。凡事隨之。盛極而衰，衰極而盛，往往然也。今略區元豐、元祐以前爲初宋。由二元豐北宋爲盛宋，王、蘇、黃、陳、秦、晁、張具在焉。唐之李、杜、高、岑、龍標、右丞也。南渡茶山、簡齋、尤、蕭、范、陸、楊爲中宋。唐之韓、柳、元、白也。四靈以後爲晚宋。謝皋羽、鄭所南輩，則如唐之有韓偓、司空圖焉。……宋何以甚異於唐哉。」案老人以宋詩比附於唐，有類中興，因亦加初、盛、中

、晚之別。夫截斷衆流以分期，所以便敘述、研討也。苞舉諸家以分派，所以便欣賞、批平也。故錢、王酬唱，世以中、盛爲言；呂氏列圖，不盡責、章之彥。明於此，則期、派雖多，要歸通變；丹、素自異，無待平章矣。居嘗服膺管輅山論劉長卿之言，謂：「說者多以讀少陵之後，繼以隨州，便覺厭厭無色。不知文房開、寶進士，全唐詩編在李、杜之前。特其詩，與大歷諸公，並辨香摩詰，原與子美異派。善讀者，自當另出一番手眼心胸。」（讀雪山房唐詩鈔七律凡例）善說斯言！豈特隨州，誦法前修，皆當爾也。宋詩各期之內容與唐詩固不盡同，而其衍進之趨勢則頗爲相類。雖非片語能詳，然老人「宋何以甚異於唐」之論，要可作如是觀耳。

右舉三端，皆本書選旨之犖犖大者，蒙故略加申述，以明指歸。至其持論精確，立說解頤，評語之中，隨在而有，不更縷及。惟鄭仲賢「亭亭畫舸繫寒潭」一絕，評云：「案此詩首句一頓，下三句連作一氣說，體格獨別。唐人中惟太白「越王句踐破吳歸」一首，前三句一氣連說，末句一掃而空之。此詩真與同工，善於變化。」案老人此說是也。而「唐人中惟太白」一首」則未然。元微之「劉阮妻」云：「芙蓉脂肉綠雲鬢，書

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正是此格。特太白詩知之者衆耳。晏同叔「示張寺丞王校勘」一律，評云：「第二句及第五六句，見南唐中主浣溪沙詞半闕。」（已上卷壹）案『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詩作幽）徑獨徘徊。』一詞，諸本均皆以爲亦同叔作，獨張皋文「詞選」以屬之李中主。攷「復齋漫錄」載：「晏元獻因觀玉琪大明寺詩板，大加稱賞，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有落花。晏公云：每得句書牆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

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則係同叔之語無疑。皋文殆偶誤記，老人又循之也。會吉甫「壬戌歲除作明朝六十歲矣」之第七句「休言四十明朝過」，評云：「不可解」。（卷叁）案杜子美「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吉甫蓋用其語，故第八句云「看取霜髯六十翁」也。以上則千慮之失，敢加訂正，竊自附於諍臣焉。

二十九年十二月

與某公論地方行政區劃書 庚辰春

周蔭棠 漢南

清代縣政史之作，原擬分爲十七編，除歷代縣制之演變及明末縣政之實狀兩編，作背景之敘述外，餘皆屬該題之本身部份。着手以來，爲便利計，普遍收羅，積帙已多。雖略分門類，然以此間材料之常感缺乏，及問題之聯帶互關，終未能按次以進，將每一類自始至終，全部竣事，但每採一書時，鉤元提要之外，分析考證案斷諸端，咸費周章，有時恰如沙裏淘金，勤苦少獲，有時又如遍地拾錢，指點即是，有時閱一書，方以爲其中要素，盡爲我有，而移時又須翻檢，再爲摘錄，何者

問題之新發現，觀念之常改變，則材料之供應，亦隨之而自爲伸縮矣。個別問題，整理既清，全書章節，編著自易，日積月累，整部完成，尙需有待。

自中央頒布縣組織綱要，關於區署問題，川中報紙，殊多討論，且曾有引前清分設縣佐爲參證者。參政會川康視察團報告書，開建議四川劃爲川東川西川南三省，而各以重慶成都瀘州爲省治焉。近則省府又有撤消原設各區專員，而於省下置八行政長官，增重其權之議。尋繹以上各舉之義意，豈不以現行

地方行政機構。指揮監督。嫌不靈活乎。蔭棠鑒著國史。歷代地方行政之層級。素所探討。入蜀後。集中精力。研究清代地方政治。於其統系及區劃。所知益詳。目前省縣之下。當生問題。非偶然也。清代雖有省道府廳州縣等區別。而直隸州直隸廳。略與府等。散州散廳分治如縣。實爲四級行政之制。大小相維。階級職秩。經長期之更改而成。歷明清數百年之久。其所謂道。除爲省之第二級行政區外。若竹權鹽法屯田等道。更司有某項專職。如今日省下各種委員會之類。昔時經制。凡認爲重要而宜長久者。必設專官。以資責成。絕對避免所謂委員。委員者。臨時性質。最易流爲駢枝。且人數如此其多。亦便於不負責任也。民國初年。廢府廳州縣。一律改稱縣。成爲省道縣三級。而減去州廳參列之繁。北伐以後。根據建國大綱。實行省縣兩級制。江西剿匪。始感省縣間關係疏鬆。而有行政督察專員之設。試行果效。於是推及各省。但就其賦與職責觀之。專員區仍爲虛列單位。而非省縣間之一級。時至今日。事實之所證明。督察專員。如欲其發生更大效力。似宜提高權位。成爲一級正式行政機關。略與昔日之府相等。如其有礙於省縣兩級制之規定。則惟有縮小省區。使省縣之間。易於接近。而

收行政之效率。或做前代之分閫而理。如別設兩道巡撫。及巡撫之例。或做前代加重道權。如光緒十一年以前臺灣道。及洪楊陷安慶廬州以後之皖南道之例。新疆改設行省時。劉錦棠曾奏請設南路兩道員。督飭庶務。職權甚重。對上已非止于輔奏藩臬。對下且直轄州縣。而不設府之一級。蓋以道代省。清未識者。早見及之。章太炎于鼎革之初。與友人論政者。亦謂莫若易道爲省。與歷史民情皆無擾。而屬于中央者。不過五六十省。已便節制。屬于一省者。最多不過二三十縣。尤易管理。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主張縮小省區者漸多。斟酌情勢。審度事理。章先生固已啓之矣。今後地方行政之區劃。或降低省制。仍保持二級制。或著重專員。如昔之府。遂改爲三級制。二者之間。殊堪留意。然章先生實於民初。其時固有道之一級。爲簡便計。故注重道權。今則久已無道而有專員。若充實專員。實爲易舉。毋事更張。至若縣行政區域之層級。晚近朝野提倡。始爲人所注意。其在前代。原有分設縣佐之制。鹽驛堡寨縣丞巡檢主簿副官河泊所官稅課大使等。所司雖各不同。而其爲縣令之屬員則一。今全國各縣。大小懸殊。或有廣至五六百里。長至七八百里者。面積既遼闊。地勢又特殊。爲

鞏國防務。發展生產。提高文化。便利交通計。若不縮小縣區。添設縣治。則分區設署。因地制宜。亦有其不得不然者矣。

夫昔賢立制。大率本無量人之精力。經無數次之試驗而定。時變勢殊。固不便完全因襲。要亦不能掃蕩革除。增減損益。心師其意。端在後賢之善於衡鑒也。迂儒事業。原如團沙。考古證今。寧無感發。願以潛心討索之時。欲得更豐富之收穫。未便于此一事。竟為單篇。廢日耗力。反遜整個研究之進程。而相知友誼。或資以私其所得。催速出書。為提供當世計。謹將所採清代縣政史料中。關於地方行政區劃部份。充實之。整理之。寫成兩部。一曰。清代府廳州縣建置考。上起順治。下迄宣統。二百餘年中。每一地之變遷。備載弗遺。而其前與明代。後與現時之地方行政區劃。亦各列表對照。且明源委。昔洪北江未通籍之時。歷客陝西河南。而著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以寓其經世之志。採擇謹嚴。體例獨具。今蔭棠斷代為書。首尾俱備。較之有清一代之官私叢籍。錯謬既加糾正。取會復多迴殊。蓋其侈言山川溝渠物產形勢名勝古跡等。或為考古家之所必詳。初無關於時政。或為輿地家之所必習。當專精於彙覽。非我範圍。皆可從略。而其所載。截至著作之年。歲

月既久。尤為其生成之缺陷。不得不持吾人為之彌補也。二曰。清代行政區劃。首於省行政之統系。州縣以下之層級。一一為之申說。繼則就府廳州縣之沿革。如增設省併升級降級移屬等變動中。列舉歸納。尋求其所以如此之故。再次於新建之縣道。特殊之州縣。以及土司流官等問題。皆專篇論列。最後并附民國以來之地方制度一章。以見今昔嬗遞之跡。此二書者。各有準繩。前者注重考證。後者注重論述。前者為後者之根據。後者為前者之結論。互相表裏。又為姊妹之編。馬貴與之跋文獻通考曰。『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區區此作。竊欲於言地方政治者。昔清代史者。言方志學者。皆能有所裨益也。

雖然。住者郡縣之書。官修則聚眾是謀。私纂必積久乃畢。今以一人心力。於流離顛沛之中。片紙單張。蔚成巨冊。體例自創。既少因襲。材料四散。又感難集。志荒計拙。又焉能免。每聞警報。繞室徘徊。對此紙堆。咨嗟太息。挾之出走。越爾隴陌。視攜箱負籠者之絡繹於塗。以是知身家性命外。人之所寶。各又不同矣。

西康甘孜行記

柯象峯

前歲與徐益棠兄等自蓉同赴西康深入甘孜往返數月身歷艱險至今回憶猶覺凜然茲經本刊同仁索稿特抽出日記中在甘孜方面所經歷之生活片段以塞責聊供本刊補白云爾

峯識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晨六時興·整理行裝後·酬主人以贖幣五枚·主人甚喜！復徵士兵四枚·遣送返鎮·并請其向黃縣長致謝意。七時半出發·行二里抵朱倭村·該村在河之對岸·橋斷不能渡·村舍依山傍水·其中高達四層·頗覺巍峨者·前土司住宅也。改土歸流後·該舍已改為官寨子·昔日威勢·僅剩輪廓·徒供後人憑吊而已。余等就高處將其全景攝入鏡頭後·繼續行十里抵塔查村·村近山·山上有大寺一所·有短垣環繞房舍一簇·遠望頗類似美國之大學村。聞該寺為一佛教喇嘛寺·以時間匆促·未得參觀。上山過羅鍋樑子·逐步登高·衆山環抱·山頂皆呈白色·蓋昨夜最高處·曾降霜雪也。適風雨飛揚至·高處則因寒度更低降微雪·人驟有不勝嚴寒者·一羣不能行·其他牲口亦踟躕不前。緩行三十餘里·始過羅鍋樑山足·因避雨乃在一康

農家「打尖」·烤火時談及家事·悉主人年六十·妻四十·務農兼經營商業·夫婦適閒坐飲茶·有四子·長子二子·聞有令其為上門婿·四子為喇嘛·其最愛之三子·承繼家業之意。可見以長子承繼·亦不足認為定例·但留一子在家·無子則招一婿照應家務·則甚普通耳。二時半繼續出發·適天已霽·惟山路泥滑難行。行十里過山崗抵滿玉龍村·有兵工馬路長三十里直達甘孜城·路甚坦直·初望之似二十里·行行久不至·始覺直覺之視線·不盡可靠也。行近甘孜十里處·過孔馬橋·再行六七里·有甘孜縣長章逸仙先生偕二四軍駐甘孜之楊團附代表章團長鎮中來迎。聞同行何君云：「章縣長人極精幹·楊團附亦有新軍人風度。」均殷勤招待·引至城內一康人家暫居·房屋尚寬敞·復派一「湯役」相助·諸事均稱便利。并約於次日洗滌·同住有謝科長可以攀談·頗不嫌寂寞。安頓後·赴一川人飯館夜飯·價極昂·一皮蛋為國幣三角·一盤油煎花生米值五角·本地物價固高·想亦因我等口音不同·大肆其敲詐也。返寓洗滌後·九時就寢。困頓多日·始抵甘孜·行程已及一半·稍

慰旅懷倦，極而眠。縣署送來請束時，余已在睡鄉矣。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晨六時半興，洗濯後，整理文件，準備工作。開窗一望，夜雨初霽，四週山嶺，白雪猶存，風景頗似瑞士，至爲寒爽。甘孜城在北路爲大縣，依高山而平谷，甘孜寺在半山與城舍相連，城市緊接其下，人煙甚密。聞章縣長云：「此地有三百餘家，三分之一爲漢人。」郵局商店均全，前女士司德欽汪母亦住於此，適何國良君來寓，擬送禮與欽。（卽伊義母，年餘僅廿餘，大何君數歲亦康人之一特俗也。）余等遂亦託其帶送鴉一只，雷筒一只，并代爲致意，約於下午一時往晤。九時半早膳，十時赴縣署晤章縣長。署似土城堡，入門爲烏拉馬（差馬）候差處，中有天井。正樓之下層爲監獄，第一層爲公堂，與他縣相若，再上層爲辦公室，雖已十許時，尙無人來室辦公。稍待，章縣長逸仙（家麟）出面寒暄，對於土司喇嘛寺問題，稍稍談及，言論風采甚佳。旋將調查表格一份，託其將可能的材料，搜集填入，遂辭別赴伊兄章團長鎮中處晤談。章團長寓德欽汪母家，門前守衛森嚴，通報候俟十分鐘，始請入辦公室。對於大白戰爭時與藏番爭殺情形，及目前和解辦法，一一談及。

其間尤以在大金寺破滅後，某軍代表所簽和約之八條件中，有將大金寺差地，收回政府自管。而該軍參謀却使上峯批准，賞給白利之二區長，如此矛盾遂成一僵局。大金寺力爭須照約行事，將差地收歸官有，否則交還。而二區長既設計取入掌握，此時再令其交出，亦屬困難。政府威信，爲之大損。而况差地自土司喇嘛取回，甚屬費事，今已到手之差地，取自甲而付諸乙，非有特別心肝者不應如此也。浦雲痔疾復承章氏昆仲知，爲之開方配藥，極意可感。辭別後過二十四軍電台，稍一瀏覽，卽轉赴德欽汪母（卽孔營長）家。孔營長之得名，因彼爲孔撤土司繼承人。現轄本保士兵，復任本縣保安大隊總隊副。余等借住時，孔已迎出室外。通問後相借入室。室內紅漆金花，陳設富麗，西式漢式及藏式兼而有之。享我每以清茶，瓜子，香煙，儼然漢俗，旋對於彼之身世，及生活狀況，稍稍談及，亦落落大方，但終微帶少婦羞態。孔現年二十二歲，十八歲時祖母謝世，卽繼任部落長。曾嫁德格某土司，現已化離，故小姑獨處，尙無男也。漢語漢字亦稍諳識，但不願隨意表現。談話後，隨參觀其臥室，寢室，皆甚堂皇富麗。各處皆攝影一二幀，以留鴻爪；別後并合攝一影，以資紀念。返寓時孔營長已

回贈二色（豬肉二斤，印度黑呢約一丈）應酬尙稱周到。休息片刻，書家信一封。三時赴章氏昆仲宴於縣府，列席者有羅桑壁贊，（中委，爲班禪部下第一堪布）劉家駒，朱福南，竹薩掌教，（甘孜寺），大卓尼堪布，謝永超先生等，賓主晤談甚歡。尤以與劉家駒君談藏人文學謂藏人詩歌有山歌及詩歌，詩爲八言四句，言情則樂而不淫，語句幽默，似思深刻；山歌不下二萬首。又聞李書記官棟廷談佛教，李君精於此道，議論警闢，言談之中，獲益不淺。食畢已七時矣。返寓稍談行程及改訂之計劃，因益棠眼鏡斷折，視同半盲；浦雲痔疾未愈，有不得不另覓途徑之勢。遂相約再爲思索，而後決定。十時書日記畢就寢。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晨六時起身，八時早膳，因天寒衣薄，同工友劉尙良赴鍋莊覓購毡布縫製大氅以禦寒。余因體質尙可，在他人已着棉袍外套，而余尙置單衫也。毡布大氅不但可以禦寒，且可禦小雨，辦回成都，可作標本兼作紀念也。九時劉尙良返寓報告購毡製氅經過後，遂約同高之解科長志明赴甘孜寺一行，並訪晤班

斯文 半月刊 第一卷 第十一期

佛行轅秘書長劉家駒君于其寓所，承告我等以西康文藝美術一
二：按西康之圖畫以昌都爲最有名，其中有一二喇嘛畫師，尤以畫佛像擅長，其精到此，有鐵畫銀鈎之妙。各大寺間，亦有
一二畫師，遇贈送供養時，可以獲回敬一二幀。音樂亦以喇嘛寺爲表現之所，有鼓，有鏡，有笙，有笛，有喇叭。雕刻以德格爲有名，木板，則尤佳。談及班禪大師返藏問題，據云在未抗戰前尙有希望，但達賴部下多狡展，先對中央用虛與委迤之延宕政策，而中央及班禪多不願用兵，圍寂後繼之以抗戰不利，故送靈樞返藏已發生問題矣。後藏之班佛部下多親漢，常電請送班佛靈樞回藏以繫人心。而達賴部下多親英，以中央戰事不利，益堅排漢之心。謂「班佛靈樞雖可返藏而漢官及班佛部下之親漢者，不許入藏。」近且深信日人之宣傳，覺英人尙不如日人，中國有危亡之慮云。日人宣傳之無孔不入，可見一斑。故運樞返藏問題，已無形擱置。但影響所及，藏人以爲遲送班佛返去，不得早建塔寺，即影響班佛轉生。而親漢藏官，深悉中央無力處置此問題，恐將來亦有與前藏藏官同化之慮，實一嚴重問題。旋由劉君道益棠福盛國富及余共赴班佛法身處，

一五

過狹巷入門登樓。則有塔布二人在，以酥油茶招待。稍談前後
藏情，據云：「佛藏地大於前藏，而人口較少，約有二十三十萬
人民。」至於組織，則班佛部下有塔布分六個階級。工作分內
外二部，內部工作較外部工作，尤爲重要也。嗣由塔布領入班
佛法身室，屍身已裹土藥之防腐劑灑擦，日趨風乾，但形體已
瘦小，面部之瘦削處，已經填敷金色。身在龕中，面部外露，
內燃酥油燈，及其他供奉不少。劉家駒君即行叩首禮，余即令
掌君陪同行叩首禮，表示敬意。同人中有行鞠躬禮者，此亦社
交中不可或缺之禮貌也。隨行請劉君與塔布商洽，有無舊經書
及樂器可以割愛，余等當以供奉見報也。塔布答擬設法，遂同
出參觀經堂，內供奉酥油燈，前後共千盞，據塔布云：「遇節
期須供四五千盞。」其消耗甚可觀。行轅經費多出自中央，中
央之苦心，亦可見一斑。後赴秘書室參觀，見有班佛遺囑，已
譯成漢文，懸于壁間，多勉部下及信徒與中央合作之言。同時
得聞電台傳來抗戰消息，敵有迫近武漢之勢，令人憂心也！旋
由劉君派一喇嘛，送往大殿參觀，惜竹葉藏教及香根喇嘛，均
不在寺，未得晤談，殊以爲憾耳。該寺喇嘛有二千餘人，全縣

名寺，僧尼不下四五千人。（尼姑有數百人入菴不限年壽。
）參觀畢下山，山路泥濘難行。路經電台，入晤譚主任，發一
電致學校報告安抵甘孜；聞半月來之簡報後，參觀電機。該台
通電處爲重慶，成都，康定，拉薩，拉卜楞及玉樹等處，月支
五百餘元，只收不過數十元，但便利政治及商旅之處極大。其
規模雖小，亦差堪應付也。返寓時路過商會辦事處，處設于一
陝商家。入室由南會長招待，對於本地商業經濟及會務均一一
談及，其出口貨爲虫草，貝母，鹿茸。入口爲茶，米，鹽，布
疋，五金用品，各店之開設，均爲雜貨（康式），兼營此類進
出口事業。漢商共六十餘家，中有陝商四家。會務甚簡，除參
加紀念週外，會務多憑縣長推動，談時楊團附亦至，參加談話
，數分鐘後，問題談畢，興辭而別。返寓見中膳未具，據程君
云縣長適來訪請驛夫因疏忽看騾，騾多入民田食青稞，經農民
牽去，按理須賠償，但驛夫說報爲人拉去。聞之頗爲不悻，余
等返寓後，商定請縣長傳兩造訊明，依法辦理。余遂偕福盛赴
驛府聲明；並索通事一人，爲下午調查翻譯之用；且請其辦理
赴絨壩營之各種便利。均一一應允，並云伊正備馬勒河流水勢

· 能不能去，俟勸導再定。遂同出縣署，赴武聖廟訪一永青法師（爲黃浦一期生）永青師曾隻身赴拉薩方回，近有作閉關之準備。入廟見爲一省小，有教員楊王二君在，縣長致介紹後辭去。遂先與楊君攀談，據云：「該校負責人爲鄧校長及伊等教員二人，學生九十八人，分三級（高級，漢語班，初級）五分之二爲康人，五分之三爲扯格娃即漢康之混血兒，女生十餘人，喇嘛近廿人，最長者年廿歲，最幼者爲四歲，大多數在十至十五歲之間。課室尙敷用，教材用商務復興課本，經費年約二千餘，學生宿，學，雜，文具等費，均公家供給。現在放暑假期間，尙未開學云。」觀感所得爲（1）因鄉間多係派人來當學差及小喇嘛勉強來校之故，多缺席及頂替情形，質量多不佳。（2）教員太少不足應付。（3）設備不全（4）教材不切實際。故當提高學生津貼，及教員待遇以救之。旋同赴永青法師處，惜人不在室內。遂辭出，路過工會，會長適在，據云：「會員百餘人，其間木工八十餘人，裁縫十餘人，石匠兼鐵匠一人，除赴

紀念週外，無多少活動。」過農會時，據該會會長云：「漢康極少，康人不加入，實一空洞機關也。」以上團體，皆爲漢人組織，康人多不加入，殊覺美中不足，甚希該縣能作進一步之領導訓練彼等作積極互助之工作也。過縣小適因亦在農假期間內，入校除一康婦守門外，闕無一人，內容殊覺簡陋，如與省小合併，則在經濟人才合作之條件下，當更有進益也。適又降雨，匆匆返寓午膳，已二時半矣。食畢，稍休息。三時半偕顧盛國富浦雲韓通事及一村長，同赴附近一康人家，作民間之訪問。該家爲一父，二子，二子同娶之婦（一妻多夫）及一孫女之家庭，經余詢問，由武君詳記，爲時達三小時，對於彼等生活狀況，作一剖視。談畢，攝影數幀而別。返寓已六時半，七時半晚膳，八時半記日記，十時睡眠。

詞錄

涉江近詞

浣谿紗

沈祖棻 子慈

一別巴山悼更西。漫憑江水問歸期。漸行漸遠向天涯。詞賦守魂風雨夜。關山扶病亂離時。

入秋心事絕淒其。低徊鸞鏡不成悲。小鬟多事話年時。賸水殘山供悵望。舊歡新怨費沈思。

久病長愁損舊眉。更無雙淚為君垂。遠山如黛水如膏。妝樓零落鳳皇翹。藥盞經年愁漸慣。吟箋遺病骨同銷。

家住吳門飲馬橋。輕寒慻慻上簾腰。寒凝殘燭不成花。小窻風雨正交加。客裏清尊惟有淚。枕邊歸夢久無家。

斷腸更不為年華。雲如蓬隨枕窩。病懷禁得幾銷磨。鈿盟釵約恐蹉跎。刻意傷春花費淚。薄游扶醉夜聽歌。

清愁淨得舊時多。天涯吟髻久飄搖。秋魂一片倩誰招。沽酒更無釵可拔。論文猶有燭能燒。

折盡長亭柳萬條。與君同度乍寒宵。朱弦乍咽淚成絲。年來哀樂儻君知。病枕愁迴江上棹。秋風重檢舊家衣。

不惜嘔心苦費詞。見時辛苦况分離。鬢天一望碧無情。鬢絲眉萼各飄零。心篆已灰猶有字。清歡化淚漸成冰。

呵壁深悲問不應。難將沈醉換長醒。不妨庾信費清才。吟邊萬感損風懷。應有笙歌新第宅。可憐煙雨舊樓臺。

今日江南自可哀。謝堂雙燕莫歸來。而今換盡舊沙鷗。江南風景漸成秋。故國青山頻入夢。江潭老柳自縈愁。

碧水朱橋記昔游。斜陽冥冥一登樓。

啓事

敬啓者徵募 胡翔冬先生紀念獎學金基金定於三月底截止如有尙擬慨助者請在截止期以前交到爲荷茲將已經慨助 諸君台銜續登於後

程 康先生二十元	魯筱庵先生十元
崔 澤先生 五元	汪孝慈先生十元
謝信良先生 五元	程會昌先生卅元
謝洪康先生二十元	左永澤先生十元
譚祖烈先生 十元	夏衡治先生五元
曾慎言先生 十元	章柳泉先生十元
張志忠先生 十元	余竹平 五元
馮杞靖先生 五元	裴少華 十元
沈祖棻先生二十元	蕭熙羣先生五十元
石萬鍾先生二十元	待 續

徵募胡翔冬先生紀念獎學金基金委員
會啓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爲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文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爲限。須謄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爲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出版

零售每份暫定價二角五分（郵費在內）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壩）

電話：二一三三號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外南國學巷

代售處 本埠及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已在呈請登記中▼